

R 人生感悟 enshengganwu

慢慢来 比较快

□池 莉

下长长的冰凌,也要被我们打下来吃吃。老人总是在晒太阳。家里总是在备年货。腊肉腊鱼总是上午挂出去黄昏收进屋。裁缝总是

如期而至,来家里,一住几天,帮我们翻新和缝制过年的新衣。弹棉花的匠人,也总是如期而至,家家户户床上的垫盖棉絮,也就眼看着蓬松如新。卖酒曲子的,也总是如期而至,只因过年大家都需要曲子做米酒。远方的表哥表妹们,也总是如期而至,只因冬季是走亲戚的时节。以前的冬季,仿佛一切活动都有预约,不急不慌,该来的,都会来。而冬季热闹的人间活动,愈发衬托出天地的疏阔迂缓:草丛是稀疏的,树林是疏朗的,晨星是疏落的。就这样,慢慢地,眨眼间却到了除夕夜,守岁到转钟那一刻,外面鞭炮齐齐地响起来。这里如果要叹一句“活久见”,那意思应该就是:一个人活得更长一点更慢一点,能够见

到的有趣事物就会更多一点更细一点。

人生确乎不宜太急。

意趣确乎急不来的。

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吧,我曾居住一个偏远的生活小区。有一天傍晚,我带孩子在楼下花园玩耍,看见一辆人力三轮车蹬进了小区。忽然,我发现,车上坐着的,竟然是北京作家王朔和刘震云,他俩正得意洋洋朝我笑,将我完全彻底地惊呆。不错,我们文联正在邀请全国著名作家参加一个文学笔会。可是怎么眨眼之间,这两位哥们就从北京来到了武汉并且来到了我家?作家就是有超人的想象力!原来,这哥俩在武昌南湖机场下飞机以后,异想天开,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,从机场穿过武昌,再穿过长江大桥,再穿过汉口城区,再穿过空军王家墩机场,来到了汉口最西边的我家。一辆人力三轮,要蹬好几个小时,且三轮车夫仅凭一个人的力气,

是蹬不过来的,这两位作家就与三轮车夫互换着蹬车,一段一段地,走走歇歇,嘻嘻哈哈,就这样,慢慢来,竟比较快,他俩成为率先抵达武汉的作家,且还有时间先来看望朋友。这份意外的惊喜,仿佛就在昨天。多少年过去,想忘都忘不了。这是怎样的意外与壮举呢?真是不要太有趣了!

似乎,往往,慢慢来的事物,倒是你人生那个比较快的结果,也常常是那个比较牢靠的结果。而慢慢来,还不止是比较快,还不止是一种时间节奏,还不止是一种怡人的从容,更是一种往深刻里浸透的深邃。这种浸透,能够触及到你的灵魂,能够在你灵魂里铭刻你的生物记忆,纵然外界总是刮着急急的流行风,也卷不走那个泰然自若的你,这叫活着。

网络性子急,带动一切急,时光更加飞快。就连天气预报,也前所未有的急切,三天两头预警,又是大风预警,又是寒潮预警;寒潮预警还分蓝色、黄、橙和红色预警。叫人心慌意乱,赶紧去买充绒量更高的羽绒服。随后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冷,路边连冰碴都没有。真是活久见——这是又急又快又戳心的网络语言,当做感叹词用在这里,倒也不错。

以前的冬季,又宽又长又缓缓。在一夜秋风凋碧树之后到耕牛遍地走之间,我们单知道西伯利亚寒流就要来了。下雪了。结冰了。我们都跃跃欲试,要在大大小小河塘的冰面上行走,小脸冻得紫红,鼻孔突突冒白气,不幸的是棉靴又湿透,回家得咬牙顶住大人的责骂,却冰面更想要去偷偷摸摸地玩,屋檐

F 非常感受 eichangganshou

等车的清晨

□卢 云

南方的冬天通常比较湿冷,南京也不例外。连续的几日阴风冷雨之后,难得出现了晴空万里,这样惬意的早晨我和三岁的儿子在路边等公交车一点也不冷。时间尚早,我索性带着他穿过站台后面的慢车道,到安全的红砖步道上去看大树和落叶。

梧桐树的叶子落了一地,橙黄和暗黄的叶片上泛着晶莹的露珠,与红色的地砖和黄色的草地相映成趣。儿子欢快地跑过去踩得落叶沙沙作响,仿佛奏响了一曲冬日恋歌。

踩着,踩着,这个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突然一脸惆怅地问:妈妈,树叶落下了,大树会哭吗?我没想到他会由落叶想到这么有感触的问题,一瞬间心底被某种柔软的东西击中了,蹲下身子搂了儿子,摸了摸他的小脑袋,犹豫着该用阳光的正能量回答他,还是用离别的悲壮心情告诉他。

我用成年人的狡黠,反问他:你觉得呢?儿子认真地说,它会哭的!我在想儿子是落叶触动了伤春悲秋之情,这是自己有心事要哭泣倾诉呢?又问,那怎么办呢,我们怎么安慰它?儿子转瞬笑了,眯缝起小眼睛,如同披着披风的超人将手臂高高扬起。只见他一只小手攥紧拳头,另一只手小食指指向天空中的树梢,神气活现地说,我知道办法了,等明年春天它就会长出新的叶子了。他就这样自问自答一番,由忧愁到快乐,只用了云淡风轻的一秒钟,就解决了问题。

等车的空闲,他把手里拿着的幼儿园要上交的新年调查纸,歪歪斜斜

卷成了纸筒。这纸筒成了他的百变宝贝,一会儿当成秘密地图寻找宝藏,一会儿当话筒纵情歌唱,一会儿又当做望远镜远眺四方。他眯着一只小眼睛,借着“望远镜”抬头看看蓝天白云,说要寻找飞机的踪影,看见废弃的烟囱说是怪兽的城堡,看见远处的门面房说是深长的隧道,那架势就像探险的海盗队长在无边无垠的大海上乘风破浪探险寻宝。说话间,几只小鸟叽叽喳喳飞上了树梢,树上没看见鸟巢,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过冬的。我问儿子没有飞往南方过冬的小鸟会冷吗?儿子笃定地回答,不会的,小鸟有属于自己的小被子,你看它面前有毛绒绒的小肚子。我讶异于他如此细腻的发现和丰富的想象,更慨叹成人对生活观察的麻木和游离。

回归大自然,不用高档美食和玩具,不用锦衣华服和车房,几棵梧桐树和草地,一张纸片,几只鸟,就成了孩子快乐的源泉和无穷的乐园。快乐如此简单,世界如此美妙,我们如此富足,可又有多少人忘了出发时的初心,忘了珍藏这平凡的美好呢!

人生是一场没有回程的旅行,这一刻,生处世间,第一次我盼着车慢一点,再慢一点儿来,让我们在这焦虑横行的快速道边,停一停,再停一停。孩子,在这等车的清晨,我要多听听你稚嫩的声音,多看看你独特的视角,这充满童真的想象和思索,如冬日暖阳抚慰着一颗颗疲惫忙碌的心灵,照亮了一颗颗渐染风霜的灵魂。

F 凡人一叶 anrenyiye

风 车

□莫小米

男孩出生在马拉维,一个贫困的非洲内陆国家。

一家人生活的小村落,旱季雨季更替,雨季遭遇洪涝,旱季土地龟裂,收成很不好。父亲每天在地里埋头苦干,还是付不出拖欠的学费,男孩失学了。

不过男孩聪明,日常爱好修理,从收音机到房子,都能修。村里的垃圾场是他的“宝地”,有事没事到那儿转悠,搜寻各种废弃的零部件。

校方将他赶出了门,老师却喜欢这个学生,允许男孩溜进来上科学课。有次他惊奇地发现老师的自行车车灯居然是由车轮带动发电的,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他在图书馆找到一本介绍能源利用的书,如获至宝,书中讲到的风能发电让他浮想联翩,沙漠上肆虐的风,该是多么巨大的能量啊,若是将其转化成动能,整个村庄家家户户的灯都能点亮了,废弃许久的水泵也能启动了……男孩的心中浮现一幕又一幕美好的图景。

而现实是残酷的,全年地里出产的粮食只够全家吃两个月,还被饿坏了的饥民抢走,村人纷纷离开,男孩的姐姐也不辞而别,跟着男友去别处谋生了。

男孩觉得必须做点什么,他拉着小伙伴一起,制作了一个模型,可以利用风来发电,当收音机唱起歌来时,小伙伴发出阵阵欢呼声,只有男孩默不作声,心中酝酿着更大的计划——造一个风车。

风车计划中重要的一环,是需要拆掉父亲的自行车,改造成带动风叶转动的装置,父亲听了怒不可遏,踢翻了儿子的模型,扔给他一把锄头,让他跟自己去地

下的装置。

一阵风起,巨大的风叶转动起来,越转越快,连通水泵的电源灯亮了,像亮起了全村的希望,几十米深处的井水顺着管道上升,沿着事先修好的沟渠汨汨地渗入干渴的土地……

自古以来靠天吃饭的小村庄告别了饥饿,男孩在老师的帮助下得以继续学习,最终出国留学,获得环境科学学士学位。这件真人真事被搬上了银幕。

绝望的父辈们爱抬头问天,他们终于看到,湛蓝的天空下面,巨大的风车像一个隐喻,心动,风动,板结的生活也随之被撼动。